

## [发郊] 私情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031845)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031845](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031845).

Rating:	<a href="#">General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殷郊</a> , <a href="#">姬发</a>
Additional Tags:	<a href="#">ABO</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01 Updated: 2023-09-10 Words: 21,155 Chapters: 10/?

## [发郊] 私情

by [juneisu](#)

### Summary

“对你来说，我只是好兄弟？”

### Notes

- \*abo设定，一家人和和睦睦...我只想写甜饼
- \*对史实未考据，请容忍用词/逻辑不当
- \*看完电影就特别吃这对

## Chapter 1

殷郊醒来时屋内只洒下一片月光，倒是寝宫外灯火通明，像是在等着谁一探究竟。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和姬发一起骑马去狩猎，遇上暴雨，两人行至山洞休整，可再一睁眼就回到了熟悉的寝宫，自己的好友也不在身旁。

莫不是梦里和姬发骑马...念头刚起，被忽略的疼痛叫嚣着翻腾出来。

殷郊撑起身，头疼欲裂，身上各处也好似从马上摔下来般痛感强烈，尤其腰和臀部难捱。

但自从自己五岁习得骑马后，驭马之事一向颇为擅长，又怎么会从马上摔得不轻？

即便一时不察摔下马，那好兄弟姬发也定然会陪在身旁，过去生病也好受伤也好，一睁眼便是他。殷郊眉头微微蹙起，难道姬发的伤势更重，重到无法起身。想到这，顾不上衣衫单薄，他快步走向门口，推开寝宫门，想唤宫人询问姬发在哪，自己又是怎么受的伤。

可巧合的是门前无一人，诺大的庭院空落落的，因着夜深起雾的缘故倒更像是梦境。殷郊敞开的内衫勉强遮住胸膛，阵阵寒意往红色茱萸果处飘，直激得他打个冷颤。

“郊儿，怎的穿这么少。”温柔却又透露着些许担心的声音由远及近，原是姜王后从远处廊亭过来，身后还跟随着许多旁的人，“夜深露重，你先回去披件衣服。”

“母亲！”殷郊近日忙于训练，有时练至半夜便在质子旅处歇下，少有时间回宫陪伴至亲，父亲倒是能在兵营碰面，母亲于深宫不出，算下来已有月余时间没见，确是十分愧疚。他朝母亲的方向行礼，待柔软细腻的手替他拢上内衫，方抬起头。

“先别说旁的话，进去让医师给你好好看看。”一向情绪不外露的姜王后眼眶晕红，声音也不由得颤抖，“倒是我考虑不周全，终日里和那些乾元在一起，你身体自然会受影响。”

“我...”殷郊见母亲神色低落，话语间又与自己有关，刚想细细询问，却被拉回了寝宫。

医师得了王后和王上的叮嘱与威胁，额头冒出些汗，颤颤巍巍地将手搭上当今王上唯一的继承人——殷郊的脉。甫一搭上，他心里便是一惊，脉象奇怪但不难辨，今晚桩桩件件也都印证了他的猜想：殷郊竟是人数少之又少的坤泽！

如今商朝人口中庸占了多成，乾元数量虽不多，但也因得天独厚的优势取胜，无论是平民商贾，还是伯候之后，都希望自己家族里能出个乾元以成家业。可唯独这坤泽，身体素质因汛期的影响略微逊色于中庸，信香也经常招致乾元的注意，强抢、逼迫事件屡屡发生，且一旦标记落定，坤泽便要终生受乾元的影响。是以坤泽人数逐渐稀少，哪个州哪家出了坤泽都需登记在册，以此来警示想动歪心思的乾元。

这放到哪家伯候倒是桩喜事，可成汤子孙历代都是乾元，若面前这位是坤泽，岂不使天下人骇然。

医师的嘴里越发苦涩，话含在口中不知该不该吐露，他斗胆抬头去望姜王后的眼色，“这...老夫从未遇到过如此奇怪的脉象。”

久居高位的姜王后又怎会不懂医师的暗示，她自觉冠实在有些重，用手撑住额头叹了口气，“有话便直说吧。”

“老夫斗胆断言太子乃是坤泽，这脉象所示，近日已与乾元结合。”医师颇为严肃，眉头紧皱，“若无心标记，还请之后与该乾元少接触为好，不然下次汛期只怕是来势汹汹。”

此话一出，宫内安静地出奇，殷郊像是三岁孩童，尚不能听懂大人所言，懵然地看向母亲。

坤泽？他和坤泽有何联系！在满是乾元的质子旅中他已经逐渐接受自己是中庸的事实，虽然心有不甘但勤加训练，如今身型修得比大多数乾元都更为孔武有力。

怎的就被宣判为坤泽？

“结合伤身，还请医师开些调理的药。坤泽汛期来得凶猛，我会择日进谏大王为郊儿寻一乾元。”姜王后说完挥挥手，遣宫人送医师出去。

她看着已然是顶天立地的殷郊，满眼都是心疼，作为母亲她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儿子为了不输于乾元所做的种种努力，作为大商王朝的王后，她又怎么会忽略为了成为商汤的天下共主他所经历的百般辛苦。可天命于此，她的郊儿同她自己一样是坤泽。

“母亲，姬发呢？”殷郊逃避似的转移话题，仿若不提及，便不会是坤泽，“醒来就未见他，可是回了住处？”

“郊儿，日后你同姬发不要再来往。”姜王后伸手替他捋顺衣褶，谨慎地开口，“他是乾元，你是坤泽，身份有别。”

“可是...”

“母亲知你为难，我会请你父亲将姬发调去别处。”她起身，不忍心去看殷郊的神情，“往后多同表兄来往，你们俩终归是要成为一家人的。”

## Chapter 2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纵然刚得知自己分化为坤泽时难以接受，但殷郊心态向来乐观。

既然天命不使他成为乾元，他也不为之烦扰。坤泽也好中庸也罢，于他而言都是需要付出加倍努力的。

无法掌控的事情选择接受，顺应其变化，方能寻找出路。

自诊脉后，他一连几日都受于医师的教导，学习坤泽的生活习性。诸如汛期如何安全度过、乾元信香的影响等。

随着几碗苦汤灌下，身上的痛处也好得七八，因母亲严令修养的缘故，父王也不曾召他回兵营训练。这倒是苦了殷商的太子，每日在宫内和令人头疼的坤泽知识相伴。

前十八年他以为自己是中庸，身边相处的除去母后都是乾元，因此他对坤泽向来不甚了解。而乍一学习，殷郊才意识到分化成坤泽麻烦颇多。

“切勿轻视信香的用处。”医师今日又按时来授课，这几日与殷郊相处下来，他对姜王后的担忧颇感认同。先不说太子未分化时以中庸身份和乾元密切接触，光是对坤泽的知之甚少就足以令人叹气。

“这信香既可安抚情绪，又可看作向旁人宣示归属权的信号。”

殷郊囫圇个地听着，他连自己的信香都没闻到过，对于安抚情绪、宣示主权这些附加作用更是提不起丝毫兴趣。

几日不骑马操练倒是想念得紧，也不知道姬发他们有没有习得新的招式...

“若与乾元相处时间久亦或是接触良多，身上自然会有对方信香的味道。”医师苦口婆心地讲述道，“倘若命定的乾元闻到坤泽身上其他人的信香，他必然会气愤。这种时候万万不可忽视，乾元可使汛期前至。”

“受教了。”殷郊伸手作揖，不解地问道，“只是如何得知对方信香呢？”

“这...老夫想问一句，太子这几日可有饮酒？”老者像是遇到了世间最为困难的题目一般，两鬓渗出冷汗，恐又无意间撞破不该知道的事情。

“不曾。”

殷郊本身并不好酒，或者坦白来讲，他向来把喝酒当成任务来完成。与他敬爱崇拜的父王不同，他认为酒虽为助兴之物，却也属实难以下咽——过于苦、涩。

他一向是喜甜不喜苦的。孩童时期，汤药往往要配蜜饯才能顺利喝下，以至于现在，母亲还日日往这送些蜜饯果子来。

医师长叹一口气，抚了抚胡须，斟酌着开口：“那太子想必不知，从诊脉时起，周身便散发着美酒佳酿的信香。”

未等殷郊理解完这句话，面前鹤发老人补充道，“可这其中又有甜甜本味，想来太子的信香如是。至于酒香，应是乾元留下的。”

只是这味道经久不散，即可见二人交流之深切，时间之长久。

既然姜王后再三叮嘱不要提及结合的乾元，他索性也不点明，省得破了牵好的姻缘。只可惜，殷商的下一任继承人，至今还对这事懵然不知。

“时辰已到，老夫先行告退。”

见宫人领着医师退下，殷郊伸出衣袖嗅了嗅，除了近日新燃的熏香，确实能辨出一丝酒香的气味。若有若无，周身萦绕，倒叫人品出一丝缠绵与不舍。

他叹了口气，即使接受了坤泽的身份，也不代表他一夜之间熟悉这些对于中庸来说过于陌生的信香、暗示。

更遑论结合之事，这几日闲时他也细细盘过，除了与姬发在山洞避雨外，竟一丝一毫也想不起来。若不是难以启齿的地方在隐隐作痛，他差点以为结合一事只存在于母亲与医师口中。佐不过是他与姬发共度...换作是他，遇到兄弟有难，也定然会相助。

只是不知姬发如今是何种境地，怎么不见踪影。算来他本周应当值夜间巡视，其间溜走一时半刻来自己寝宫不算难事，何以一连几天俩人都未曾见面。

殷郊抿了抿唇，莫不是姬发刻意在躲他。这八年，他以为二人早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难道好兄弟间连这点事都帮不得？

虽然他也不曾与其他人做过此事，但他和姬发不一样，既有过命的交情，又是志趣相投的朋友，这些事情做了便是做了，怎么会落得如此扭捏。

思绪还停在姬发身上，宫外女婢的声音清晰传来：“公子，王后传话请您同姜公子进宫，商议宴请东伯侯之事。”

殷郊深吸一口气，既然他不来，自己去寻姬发便是。借着找表兄的由头，和他说话，也不算违背母亲不让二人来往的警告...吧。

质子旅营地，众人得了不久将于宴会上展现战舞风采的消息，正在加班加点练习。

消息来得突然，却也是一桩美差。一般大宴后，他们会得两日休沐时间，若大王兴致高，

兴许还会多赏几日。因此每个人都拼尽全力准备着，只一人除外。

姬发有些懊恼地将汗巾扔下，仰起头，喘着粗气闭目休息。今日训练时不知为何心烦意乱，屡屡出错，许是他面色凝重，信香渗出，连崇应彪都未像平常借机嘲讽两句。

因着殷郊缺席的缘故，这支战舞的中心由姬发顶替上。姜文焕等人误以为他是压力骤增导致心情不佳，纷纷安慰他不习惯殷郊的位置也是正常，勤加练习即可，不必太过担心。

其实他知道自己是为何烦躁不安。

正是因为知道，却找不到解决办法才倍感焦灼。那日山洞翻云覆雨后，他将殷郊送回寝宫后，算下来已是数日未见。

那夜长跪于殿前，虽王后与王上并未苛责于他，却也未征得丝毫同意之辞。现在想来，确是过于急躁，与殷郊先结合后稟示，实在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节。

若单单只是如此便罢了，他这几日数次至殷郊寝宫，都被内官挡下，以太子正在休养生息为由拒绝放行。不是没有想过硬闯进去，可姬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是殷郊本人不愿意见他。

更何况，那日在山洞事发突然，未作任何准备，他又激动得忘乎所以，与心上人灵肉合一引得他动作狠了些。

若是殷郊顾及两人情分，假借内官之口说出拒绝的话...那他再凑上去，岂不是彻底斩断二人关系，连兄弟都做不成。

他担不起这一点假设，只要念头一闪，他便觉胸膛突突跳动，鼻头发酸，像是八年前刚到朝歌的小姬发要钻出来取代他一样。

旁人的阻拦他都不甚在意，唯独殷郊一人的不愿见能令他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他偏过头，嗤笑了一声，想不到自己身为西伯侯的次子、大商的勇士竟然是个胆小鬼。

“可算是见你不沉着脸。”姜文焕走到姬发身旁，拍了拍肩，“说说吧，到底是为何。”

“一副丢了贵重物件的样子，莫不是你从西岐带来的玉环忘在何处了？”

姬发沉默着摇了摇头，若是玉环遗失他还有迹可寻，可珍视的人丢了，能去哪寻。

他还未出声，便被几日未曾听过的声音截胡：

“表兄！”

“怎的着官服出现？”姜文焕面露讶色，表弟殷郊几日未曾露面，“看上去还憔悴了些许？”

“无妨，身体已无大碍。”殷郊虽嘴上回应着，一双眼只分半点注意给表兄姜文焕，“母后着我邀你进宫商议宴请之事，不如速去更衣？我在此等你。”

姬发看上去有些憔悴，脸色不好，不言不语，甚至眼神也黯淡无光。难道自己之事真的对他影响甚大？

“既然是姑母的命令，又事关宴请，我就不多作准备，速速进宫吧。”姜文焕面色一紧，知

道事情不得拖延，便卸下佩剑，等着殷郊的回话。

“这...”殷郊倒是未曾料到自己一向侧重礼节的表兄对宴会事宜这般重视，竟连更衣都免去，自己打得算盘也落空。

本还想趁这时间与姬发多言两句，现下看来只能速战速决，把自己的意思传递出去。

“我与姬发说两句，表兄可至门外等我。”

随着姜文焕的身影远去，殷郊才全全面向姬发，见好兄弟还是一言不发，他有些羞恼，明明自己是承受方，怎的他倒是像被强逼的一方。

“时间紧迫，不便长谈，我知你意思，那晚之事，你就当从未经历过。”

殷郊说完觉得有些莫名气闷，想想又落下一句，“就当是兄弟间互帮互助罢了。”

话音刚落，他就疾步奔向姜文焕那端，也顾不上看姬发的反应。

总之意思带到了，他总该消气了吧？

## Chapter End Notes

- \*信香揭秘，和为什么我们太子不记得有关
- \*有请我们的推动剧情人小姜出场！
- \*很多私设，比如殷郊酒量不好，喜甜等...
- \*本人钟爱误会、狗血☺就让小情侣再误会一会吧

# 小道消息

## Chapter Notes

\*插更一点小剧场

\*1 & 2 是写着玩的，与正文无关(即非正文剧情)

\*3 & 4 是正文相关，放不下索性扔到这里了

1.

姬发半夜送殷郊回寝宫后，又着人去请了医师，动静太大，引得殷寿与姜王后都来了。

姬发直接跪在前殿中央，请罪。

殷寿：我虽然欣赏你...

但你也不能睡了我的儿子啊！后半段话碍于颜面没有说出口，但姬发心领神会。

姬发：我入赘

殷寿：问题不是这个，我堂堂大商...

姬发：若有孩子，自然随殷姓

殷寿：西伯侯他...

姬发：我还有个大哥，他留后

殷寿：好，这门亲事我同意了

姬发 & 姜王后 & 记录言官：诶？

殷·睡梦中·郊：骑马狩猎真好玩



2.

得知殷郊对于结合完全没有印象后，姜皇后的帕巾快绞碎。

她一方面觉得姬发是个难得的好孩子，一方面又觉得侄儿姜文焕也是好人选。

几番纠结后，她着人请比干叔父大材小用一下。

比干：我还从未干过这件事...不过为了郊儿，我可一试

点燃烛火，开始对着龟甲看相。

比干：天佑我商，如若姬发当信，请...

话音未落，龟甲便飞速有裂纹生出。比干定睛一看，是个好字。

占卜问天多年，比干还从未见过落成整字的龟甲，他怀疑自己年纪大了，老眼昏花，决定占完一起说。

比干：天佑我商，如若姜文焕当信...

话音落，又添几道裂纹，凑成一词：不好。

姜王后：叔父啊...这龟甲是真的吗？怎么预测国运时，没有这般如此啊？

比干沉默，摔龟甲，第二天请辞国师一职。

3.

姜王后闻到殷郊身上的乾元信香后，连夜命人配香，诉求是能压制浓郁的酒香味道即可。

待香料配好后，她亲自布香。一进入寝宫，闻到酒味，眉头便皱了起来；可紧接着又有源源不断的甜味撒欢在她周身打转。

一面往香炉里添料撒粉，一面想自己这开在寒冬腊月的冷梅倒生出来个蜜果——郊儿的信香是甜甜本味。

倒是符合小时候爱吃甜的本性，每每吃了苦口的汤药，都要皱着鼻子讨要蜜饯。若是逗他不给，诺大的眼圈说红就红，眼泪含在里面将落不落，惹人怜爱得很。

她想起十岁前多病的殷郊还是心有余悸，直至那年大王携比干叔父来劝她让郊儿一起跟随质子旅训练，情况才好转起来。

许是同龄人多了，气血充足起来，再加上有侄儿照顾，逐渐身强体健。十五岁那年随大王一起出征，冰天雪地里也未曾染寒生病。

香料添完，袅袅香雾散开，姜王后悄声坐在床边为早已入睡的大商太子整理额发。

散下来的时候也不知着宫人梳理下，胡乱地散在脸庞上，半夜定会惹痒。

手顺着精致的眉目细细抚着，虽已及十八岁，可在她眼里还是夏日午后贪睡的小小孩童。

抛去其它头衔，作为母亲，她只希望郊儿能快乐、幸福、自在地度过一生。

虽是奢愿，她年年都会许下。

4.

姜文焕有个秘密。

五岁那年，家里宴会烦闷无趣，他独自跑去外面玩，遇到了蹲在那玩雪的她。

孤零零一个人披散着头发，穿着厚厚的狐裘大衣，裹得浑然像一个圆鼓鼓、皮毛光滑的小动物。

许是年纪小，玩得忘乎所以然，没有注意到旁边多了个人。汗水浸湿的两颊发丝粘在脸上，雪花落在她的眼睫，衬得乌黑的眼珠更加沉静。

“你是哪家的女娃娃？”

姜文焕站在旁边看了一会，没忍住开口问道。

“我叫殷郊。”软糯糯的声音响起，倒是叫人想起每逢年节时，母亲给他煮的元宵。

娇？确实很适合她，可爱、娇贵。

不过姓殷的话，那就只能是姑母的女儿了。姜文焕美滋滋地想，明天他要去跟那几个日日向他提及自家妹妹的大肆炫耀一番，他也有！

姑母带着殷娇在家里住了些时日，那段时间是姜文焕最开心的日子。虽然他也才五岁，不过对三岁的小孩来说，自己就是无所不能的。

“娇儿，以后哥哥护着你。”

圆溜溜的大眼睛仰头看他，细声慢语地说好。

俩个人这幅认真的劲儿逗得旁观的大家笑意盈盈，东伯侯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问自己的儿子，要不要去朝歌陪郊儿长大。

未曾料到儿时的几句玩笑话，倒是一语成谶。来到朝歌后，姜文焕履行诺言一直护着殷郊，即便在来的路上便已得知他记忆中的乖乖娇儿是他的表弟。

只不过这个秘密自此以后被埋在心底，说出来实在是太丢人了...都怪姑母给殷郊小时候男扮女装。

## Chapter 4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待殷郊走远，未发一言的西岐次子才蓦地反应过来，他偏生错过了询问的好时机。

姬发本想同光风霁月的前面人求些心安的话，想问问他疼不疼，是否怨他，又为何不愿见他。可他像被那话本子里的狐妖勾了魂夺了舍，几个日夜打好的底稿都教他抛之脑后，只顾着贪婪地攫取些他渴求又不可及的。

自心上人一出现，他一双眼从绣着金线的裳到被系带束缚的腰肢再到略显鼓囊的前襟，看起来就是不敢和人对视。他怕迎接自己的是漠然、是责嫌、是拒之门外。

好在姜文焕率先挑起话题，他听着二人一来一回，有些嫉妒地想，下一句合该到我了把？

可事不如愿，殷郊来得匆忙，目的明确，也确是顶着急的事。谈话间隙，竟没有他可以借机开口的机会，姬发像开战前未被主帅鼓舞的勇士，一脸悻悻然的靠着墙。

鼻腔内充斥着和山洞那晚一样的信香，丝丝甜意入喉，倒衬得他现下的心境越发苦涩，他俩怎的到了如此地步，连说句话都要思前顾后。

往日里无拘无束的兄弟情终究是被自己的莽撞打破了，尽管他深夜难眠时曾想过不如当一切从未发生，至少俩人还能以兄弟身份相处，可真面对着殷郊，他怎么也说不出来那句话。

不是不愿，是不甘。

不甘心只做殷郊口中的兄弟，看着他与旁人亲密无间耳鬓厮磨，而自己却只能以好友身份自恃。时至今日，姬发不得不承认自己生了贪念，他想把眼前人揽入怀，想独自占有殷商王朝的一揽月，旁的人都不能窥见余晖。

谁成想，因不甘而未能出口的话被对方抢了先，乍一入耳，姬发只觉双目两侧突然发跳，过午便未食的胃里翻腾着，一股无名火骤然烧起，热得他视野所及模糊一片。他张了张口，想唤住疾步离去的那人，喉咙却像被棉花堵住了，气无法上行也坠不下去，硬生生横梗在那，叫他一时之间无法呼吸。

而大商王朝的朔月，只留了一抹背影给自己便迈向远处，好似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一般。

“你可知道这次宴请为何来得突然？”

突然一阵喧闹声逼近，原是崇应彪一行人，姬发本想避开他们，可听到他们提及方才殷郊所说的宴请之事，脚步一停寻了个隐蔽处。

“我当是什么，不过是请东伯候一家。”崇应彪不屑地嗤了一声，“许是大王又要赏赐些稀奇

玩意，还不是因着姜王后的面子。”

“不尽然是，我从宫人那得知这次东伯候紧急赴宴是来商议婚嫁之事。”开口之人神色兴奋，手也不自觉比划起来，“我本以为是为着姜文焕，可细细一想，大王如今只有殷郊一子，而姜文焕并无坤泽姊妹，这亲上加亲的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东伯候一家。”

许是嫌他说话啰嗦，崇应彪不耐地瞟了一眼，那人就直奔主题，“谁知前几日殷郊意外分化，竟成了坤泽！”

“此话当真？”这回崇应彪倒不催促，像是得了好玩的事一般好奇，说到后面又带上了些许不忿，“那这次宴请是为姜文焕和殷郊定下大事？怎的又便宜了姜文焕，本就和大王沾亲带故，他俩关系一结，鬼侯剑岂不是只经他二人手。”

“其他暂且不说，他二人感情确是真好。当年质子旅，姜文焕是自愿来朝，更不论小些时候，姜王后常带着殷郊到东伯候处小住。”

“我年岁长些，来朝也早于大家，姜文焕便是和我同期入质子旅，他对太子的所求皆应，而太子对姜文焕也是乖乖听话。”

“这般看来，俩人缘分早就定下，倒是良配。”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一时之间好不热闹，若不是知道在军营，怕是会被误以为在酒肆闲聊。

“好了，你们还真当是件好事？”崇应彪打断了其余几人的谈话，冷哼了一声，“姜文焕搭上了大王这条线，剩下的我们怕是要寻别的出路了。”

言罢，几人便大摇大摆吆喝着去吃酒，丝毫未曾注意到角落里的姬发。

次日，众人正在演练，突有官人传话，宣大王命战舞以殷郊和姜文焕为中心，准其余人今日休沐，明日一早再来习得阵容变化。

此话一出，一片哗然，以崇应彪为首的几人神色自负，显现出早知如此的样子来，其他人倒是低声交谈，疑惑因病缺席的殷郊怎的突然回归，更不知姜文焕怎么忽然替代起姬发的位置。

唯独姬发本人一言不发，安静地立着，额间发垂下来的阴影教人看不清他的神色。

姜文焕快步走向他，先是叹了口气，斟酌着解释道：“我也是昨日才知情，实在非我本意，还请你多担待。”

昨日和殷郊进宫商议宴请之事，姑母不知为何突然开口提议他二人共剑舞，俩人面面相觑，还是起身走了下，最终大王开口定论，要在东伯候宴会上大展风采。

见眼前人仍愣在那，他不由得担忧起胜负心一向颇重的姬发难以接受临期被换下的结果，复又拍了拍好兄弟的肩，“大王这么安排许是为了让我于父亲面前争个面子，你也知过几日

要宴请我一家，无别的意思。”

“那般郊又是为何？”

姬发一开口便问懵姜文焕及身边人，他快要控制不住自己难抑的妒火。

他对自己所站位置不甚在乎，只关心那捧在心尖上人的位置。若殷郊一人为中心，那自然是极好的；可着人安排殷郊与姜文焕，这其中包含意思便是三岁孩童也知晓，姬发的理智登时被烧得灰飞烟灭。

崇应彪等人所言他并不全然信任，他只听从那一人口中所说的话，可人非草木，疑虑的种子一旦扎根，便是路边的雨露也能催生。他本是不信的，可为何质子旅中人知姜文焕与殷郊要结亲，身为亲密好友的他却不知。

莫不是二人故意欺瞒于他？

如若是真，现下这幅作态又所谓何意，他姜文焕已被王上王后钦定，却还找些不重要的借口哄骗他。

亦或者东伯候之子眼光独特，不愿与殷郊在一处，只是迫于无奈听从安排。这念头一出，姬发就仿佛被置于火上炙烤，他人不想要的，却是他梦回千百转祈求的。

凭什么又是他姜文焕？

见过粉雕玉琢的小殷郊的是他，自幼一起长大的也是他，一句话便可让殷郊抛下自己的还是他。

自己永远晚来一步，姬发自觉已是足够努力追赶，甚至误以为已然攻到了城门下，不日便可突破进入城池，可谁知姜文焕竟早他几年踏进去，大门亦无意向他设防，偏生此人还立于城墙上向他打招呼。

这怎能不教人嫉妒、生气。

“他身体好些了，自然就回来了。”姜文焕不知姬发所谓何意，索性模糊地带过。姑母昨日同他说表弟分化之事，现下他对旁的乾元格外警惕，只因殷郊过于单纯，怕是教人一诈就能将家底掏空，他不得不防着点。

姬发到底没将自己澎湃的怒火说出口，只是垂下眼，“我知非你意思，也全无抱怨之心。只是姜兄可否与我比试一次？我们点到为止即可。”

“好，我应战。”

姜文焕应下后，便觉察到有股强大的劲风袭来，他偏身躲过，随即惊讶地发现姬发神色认真，仿佛二人不是在比试，而是在夺回某个极重要的物什以此证明自己。

他竟不知这位置对姬发来说如此重要，平日里殷郊作为中心时也未见他这般怒火。姜文焕嗅到一丝奇怪之处，但未能拨云见日便深陷泥潭，他打算等比试结束后私下与姬发交谈一番。

思绪翻飞之际，二人又过招了几个回合。姜文焕本想让姬发散散怒火，因此并未十成十的出力，可逐渐吃力地应对使得他也认真起来，一招一式缠斗不停。

此时，他余光扫向一众训练服中唯一着常服的人，见殷郊面露担忧，姜文焕略一点头让他莫要担心。

说时迟那时快，他一时不察，脚下着了道，竟是被姬发攻了下盘，胳膊被紧握住，整个人登时天旋地转，以背后腾起一片扬沙结束。

还未来得及起身，便听立于面前的姬发低沉的声音传来：

“也不过如此。”

## Chapter End Notes

\*姜文焕：不是 关我什么事啊？

\*我：(继续点火)(看好戏)

## Chapter 5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怎么好端端的比试起来？”

只见穿着常服的殷郊正大步流星地走来，下裳未束起沾了些灰，身旁跟着鄂顺等人，想必是得了消息后匆忙赶至营地。

姜文焕利落地起身，转过头去看自表弟出声后便沉默不语的姬发。方才听到的那句自负之言他并未放在心上，许是少年气性大，一时上头说出的话罢了。

何况平日相处间，他知晓西伯侯之子为人处事周全，对殷郊颇为照顾，也因此三人关系较为亲近，更犯不上揪着这句话一直不放了。

“一时兴起罢了，没想到技不如人。”姜文焕见姬发仍不开口，殷郊又表露出怕二人不合的担忧，自己先行糊弄了一俩句。

又分了神去看身旁人，只见姬发虽站得笔直，肩背却似绷紧的弦，面上没什么表情显露出来，但莫名像是做了错事、怕人责备的不安样子。

“是一时兴起，我没收住。”姬发声音沙哑，似乎开口说话是件难上天的事，磕磕绊绊地回应道。

随即双手抱拳，行了个礼，“姜兄，是我对不住。”

这下，殷郊的目光停留在姬发的身上带着些探究，他觉着今日这场比试来得蹊跷，待看见表兄与往日无二，断定是姬发状态不太对。

比试时动作快而凌厉，像把利刃，表情也极为冷峻——即便是出征时也未见他如此。可一结束，他便如同不敢出声的狼王，收住了气势，耷拉着尾巴，尽避开自己的目光。

实在教他觉得奇怪。

“不碍事。”姜文焕略回了个礼，掸了掸身上沾的灰，“既然得了半日休沐，我便先去更衣。”

姬发面对殷郊那略显微妙的态度，让他一下茅塞顿开：问题定是出在二人之间。按说他俩平日里天下第一好的样子，怎么会轻易与对方有误会。

但闻着姬发身上难掩的信香，姜文焕念头一闪，许是跟表弟的坤泽身份有关。他打定主意先去更衣，待他寻个由头再约两人畅谈一番。

待姜文焕走远，鄂顺也找了个借口先行离去，还散了围观的旁人。顿时，诺大的操练场只



剩下苏全孝、姬发、殷郊三人。

苏全孝向来是个闲不住的性子，他见两人安静对立，急得抓耳挠腮，“一个个怎的都有事，跑得这般快。你们俩不走？”

“既然你身体转好，咱们也有些时日没聚在一处，不如今日午膳便留下来用，我寻个好地方。”未等二人回话，他便自顾自安排起日程来，一手搭在殷郊肩上，一手揽着姬发，一副三人不醉不归的做派。

殷郊回神，笑了起来，调侃着说道，“得了休沐便如此挥霍？当心明日起不来。”

“好啊你，殷郊，你现下说话愈发...”苏全孝伸手便要去闹殷郊，许是因着他二人年岁相近，平日里关系倒是比其他人更为要好。当然，苏全孝自认是比不过姜文焕和姬发的，他俩一个是至亲，一个是堪比至亲的挚友。

却没想到，姬发也忽然开了口，“我有事。”

“殷郊也有事。”他用绝对不容商量的语气替二人拒绝邀约，“改日再约。”

说完，便拉着殷郊离去，竟来不及等苏全孝回话。

“真是一个比一个急。”苏全孝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身往反方向离去。

手腕上的热息频频传来，殷郊看了姬发好几眼。他有些意外，方才对苏全孝所言并非二人说好的，那么就只能是姬发确有事与自己商量。

二人上次共度之事已经说清，那能教姬发如此严肃也只能是父王最近烦扰的源头——质子归期。近些日子，各大诸侯像约好了似的纷纷上请，说是自家为质子定好的婚约实在拖到不能再拖，恳请大王准许回封地，待完事后再归，亦或者携亲眷入朝歌完婚。

西伯侯赫然在列，殷郊也未曾料到父王竟就此事问了他的意见。自己是如何答复的——

“回封地一事若应了一家，其余诸侯也须得应，长此以往，质子旅秩序难为。还请父王定夺。”

他自以为回复得体，既给了建议，又不夺主。可父王却意味深长地看了自己许久，只留了句“你是孤的儿子，有些事你自行决定”。自那以后，只字未提归期一事，也尚未向诸侯表态，似是等待个好时机来定论。

殷郊参不透意思，索性抛之脑后，比起旁人，他更关心自己的好友姬发是否会回去，又要回去多久。

想来也是，姬发而今已满十九，到了该娶妻生子的年纪，听闻西伯侯身体不算硬朗，早早便为次子定下婚约，趁着如今国祚安稳，请求回封地完婚确是妥当。

婚约自是好的，成家也自是好的...可他一想到姬发若是因着家室不便与自己日日相伴，铺天盖地的慌张便袭过来，难掩的不舍感也一股脑涌上来。

自己这是怎么了？

殷郊兀自沉思着，姬发在前，也一言不发。

直至二人在熟悉的位置上坐下来，他才察觉竟到了昔日质子旅常光顾的酒馆。方才不还同苏全孝说有事先失陪，转头就到了这里...

“我知你在想什么，不与苏全孝一起是因着我有话要与你说。”

刚落座，姬发便着人温了酒，他手上动作不停，替殷郊摆碗筷，还匀出间隙看他神色，开口解释。

“可多他一人，也不妨事。”殷郊自顾自想着是质子归期之事，苏全孝父亲也已上请，他二人应该都知晓此事，怕是想从自己这探探父王的口风。

“他在，不方便。”姬发又往杯里添了些茶水，递到身侧，“先喝些茶，许久不饮酒，怕是醉得快。”

殷郊应了一声，乖乖端起手边温度正合适的茶水小口啜饮，这会子倒是他熟悉的姬发，方才比试场上陌生的样子已然消失，教他一颗心放回肚子里。

见好友不喝茶，双手按在膝头，神情略显忐忑不安，殷郊也放下了茶杯。

“你要同我说些什么？”

“你既身份不便，平时教人少近身。”姬发开口，能忍到现在，已经算是他定力过人，“方才苏全孝与你靠得那般近，他的信香沾了一身。”

只有姬发自己清楚，这一路上他闻着旁的乾元信香在殷郊身上打转，另一只手握紧了拳头，忍耐着才没将自己信香释出来。乾元之间信香相互抵抗，难免会引得坤泽不舒服，他不忍心，于是甘愿闻着一路，直到落座才借着酒馆掩了些许味道。

殷郊提起袖口闻了闻，似是毫无察觉这般行为的意图，笑着说道，“我怎么没闻到，他信香是何味？”

姬发一愣，心头有些堵，闻也就罢了，怎的还问起别家乾元信香，这个中意思殷郊是否知晓。

他没有言语，恰巧店家摆菜添酒，姬发端起一碗便喝尽了。

“...你可知问乾元信香是何意？”醋意难耐，自从落座后，姬发便觉得自己是什么话也忍不下了。

“不知。”殷郊坦率地摇头，“乾元、坤泽之事我知之甚少，远不如中庸来得清楚明了。”

“不过现下，我也为坤泽，怕是有许多事还教你们多帮帮。”

姬发准备好的那一套说不出口了，眼前人这般坦荡荡，倒是显得他那些妒意生得莫名其妙，无意间做出的动作又怎能安罪名状告。

“总之，以后不要随意问乾元信香。”他又端起碗酒喝下，低声说道，“姑且算是挑衅吧，容易引发祸端。”

殷郊应下，也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他一贯是不爱饮酒的，只是因着少年人的面子，在质子间从未提及自己不爱酒。每次旁人用碗，他用杯，这几年倒是没教除了表兄外的其他人发现自己饮不得酒，连姬发也不曾得知。

“那你呢，姬发，你的信香是什么？”

许是店家酿制手艺精进，烈酒闻着香，不自觉多饮了几口，现下殷郊觉得自己有些晕，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给自己布菜的好友看，将方才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管它劳什子挑衅，他偏要知道姬发的信香是什么。

姬发愣愣看了殷郊一眼，觉得有些燥热。

他自诩酒量绝佳，轻易不会上头，怎的才喝两碗，就飘飘然有了醉意。

“...是酒香。”

殷郊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几分委屈，好似在抱怨自己怎会不知。

## Chapter End Notes

\*出场人物增加，苏全孝性格是杜撰的

\*姜文焕：我大度 我不跟小孩计较 (咬牙切齿)

\*姬发：(哄骗)(眼神真诚) 是挑衅

## Chapter 6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殷郊抬眼去看姬发，一双黑曜石般的眼睛泛着几分不解与醉意，嗓音有些哑，答：“这回知道了。”

夹了盘里的什么送进口中，他一面咀嚼，一面想：不过是问句信香竟如此小气，难道他殷郊要牢牢记住身边所有人的信香不成？还是说平日里乾元靠香味认人？若是记不住，难道又有些旁的意义衍出来？

这些他一概不知，毕竟中庸并无信香这一说，而前些日子从医师习得的知识也早就忘得差不离。

乾元、坤泽这些事真真是教人头疼，弯弯绕绕又多得心烦，惹得他茶饭无心起来，连吃下的是什么都没注意，只囫圇个地咽下去。

且不论不记得信香这回事，姬发明知自己初为坤泽，不体谅他对这些知之甚少不说，倒是先挑起他的不是来。

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明明化为坤泽那晚还是同他一起度过的...

万般思绪借着酒意发散，殷郊回想起这些时日两人相处时别扭的氛围，起了些不悦的情绪，眉心拧着，脱口而出道：“那你可知我信香是什么？”

话甫一出口，他便一副夫子考问学生的认真模样，教人不由得替被问之人捏起一把汗，若是答不上来，又该如何。

这回轮到姬发哑着嗓子，目光灼灼地看向面前人，“我怎会不知...那般甜。”

他记着兄长的叮嘱，坤泽信香不宜擅自做主公布于人前，这般行为可视为不尊重，因此他未将话说得平铺直叙。再来，他也藏着私心，不愿教第三人知晓他的心上人信香是何。若是有法子，他巴不得将殷郊的信香遮得严严实实，只许自己一人独享似蜜的酣甜。

说话间，他便察觉到一丝一缕的甜意袭来，来源自然不是桌上这道槐花蜜藕，那便是面前人的信香漏了出来。

姬发顿时有些懊恼，这处地方寻得不好，人颇多不说，店家竟不约束乾元信香，混杂的味道激得殷郊不由自主释出些信香来。从前质子团光顾时，一众乾元和中庸倒是未曾注意到这些，往后怕是许多地方要多作打算。

他神色沉下来，莫名觉得烦躁不安，只一想到旁人也闻着心上人的信香，就按不住脾气，此刻乾元骨子里带来的妒意腾然而生。

这些暗地里的想法自然不能同殷郊直说，他又饮下一碗酒，润了润喉，语气软得像哄孩童

一般：“现下人多，你收着点信香，别教他们闻。”

只见殷郊眼眶有些泛红，眼中含着水光，一副禁不住酒意的模样，愣愣地与自己对视，直教姬发的心口一软，像是被一只软绵绵地小羊拱了。

兵马未至，他已开城门迎接，卸下盔甲，盼着对方攻过来——他认输。

姬发叹了口气，说道：“罢了罢了，不收便不收，我遮着些。”

待他说完，酒香扑天盖地裹挟着袭来，殷郊才反应过来姬发在同自己讲话。

“这么浓烈的酒香是为何？”他一手撑在额角，一手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喝了个干净，看上去醉得有些难受。

若是只有喝下去的那两口酒还好说，现下身旁仿佛坐着个酒坛子，自己好似浸泡在其中，一呼一吸之间都满是酒气，怎能教人不醉，怕是嗜酒之人来了也得踉踉跄跄，更遑论他这不胜酒力的人了。

还能是为何，姬发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又给他夹了那道槐花蜜藕，“吃些甜的，好受些。”

待殷郊将藕片送入口中时，他开口，语气带着一丝探究，“听闻这几日要宴请东伯候，你可知是为了何事？”

“看你和姜文焕这两日见不到人...战舞又点名你二人，阵仗不同以往，我有些好奇罢了。”未等面前人回话，姬发急急忙忙补充道。

他同殷郊虽为好友多年，但二人甚少谈及政事，尤其涉及到伯候之事。不光是因着伯候之子的身份，而是姬发一直清楚地知道，俩人的身份必然在将来有所变化，为臣为君，理应有所谈有所不谈。

他俩可以就西岐的麦子熟期论个半天，也可就朝歌哪处登高望月最为好话不停，亦或是忆起往昔漫天飞雪中的篝火，天南地北皆可为题，但朝中事务少之又少。

如今他主动提及，实在是被逼得没了心神，就算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人，也比他的境地好些，至少来得痛快。

他这一颗心自山洞那晚后便悬在喉中，被寝宫内官拦下时提了一提，得知姜文焕为王上钦定又是一提，他受不住第三回了，只想教面前人说些什么，好将他的心放回肚中。

“嗯？”殷郊怔怔地望着姬发，他本以为是为着归期这事，还在琢磨着如何开口留人，这下安下心来，加之醉酒，脑子昏沉，口快道：“自然是为了婚事。”

不待好友反应，他便诉起这几日的难处，“母后不知怎的很是上心，连宴请那日的服饰都教我二人试了又试，比骑马操练来得累人。”

天不遂人愿，这是姬发唯一的念头。他本想求心安，反倒被夺了魂，恍然间觉得这一切仿佛梦一场。

他以为殷郊也抱着同样的心思，不然怎会共赴云雨，原是他一厢情愿罢了，至于那晚身边换了别的人，怕也是会得同样的结果。

毕竟如他所言，兄弟间互帮互助而已。

说到底，还是自己起了不该有的心思，错将过往那些优待当成独属一份的，把好友之情误认，亦过于自负心上人也会心属于他。

未挑明之前，他还能因此吃味，可现下连这般资格都失去了，勉强压下了要喷薄而出的情愫，姬发口中愈发得苦，“...那倒是好事一桩，提前恭喜了。”

姬发心里不好受，因此未曾注意到桌旁站了个人。

“你二人躲着旁人，独自来这吃酒？”刚一出声，教他吓了一跳，手上没拿稳酒碗，撒了一身。

“姜兄...”方才说着没了妒意，可一见到人，姬发还是忍不住起了念头，一双眼睛在人身上打转，想看看究竟是何处惹了青眼，又为何将自己比了下去。

姜文焕摆摆手，不甚在意地说道，“还惦记着比试那事？合该过去了吧，不必如此疏远。”

复又笑着道，“我也没讨你二人说法的意思，只是姑母着我与郊儿进宫，寻了几处，倒是没想到你们来这了。”

他着官服，佩着玉，端的是一副文雅模样，反观自己，一身训练时的穿着，束着发髻，身上还沾了些酒液，看着狼狈不堪。

自己确实什么也做不了，升起的那些念头复又压回心底，姬发苦笑了一下，“闲来无事罢了，既然有急事，不必管我。”

姜文焕视线看向旁边已醉倒的殷郊，又去看桌上下了大半的酒壶，他心下一片了然，神色带着探究地问道，“你可知他不善酒？”

说着话，他便伸手将殷郊拉起，抬臂环在自己脖颈处，准备往门口的马车带。

站定后，又语气平缓地道：“此次父亲来朝是为着我的婚事不假，但我已同姑母说清，郊儿与我各有心意相通之人，你大可放下心来。”

姬发猛地一惊，当即起身，想要同姜文焕说些什么，可话至嘴边，倒是一字也蹦不出来。

姜文焕略一点头，笑着说道：“是你想的那般意思，他醉成这样，姑母是见不成了，我先行送他回寝宫。姬发，你一直对郊儿颇为照顾，这件事上也应如此。”

说完不待姬发的回应，他便扶着殷郊走向马车，消失在人群中。

徒留得了诸多信息未能消化的西伯侯之子在酒桌旁，对着空无一人的对面轻声道：

“自然。”

## Chapter End Notes

\*姜文焕：还得靠我吧！（骄傲）

\*姬发：原来是断片了...原来我还有机会

\*殷郊：我来考考你

\*本来还想继续醋意大发...看了前文，给点糖吃吧

\*关于第一次结合我们小太子不记得的原因 就是断片啦（毕竟私设酒量真的很不好

# 小道消息

## Chapter Notes

- \*正文里的一些助攻选手们揭秘
- \*一家人和睦背景，所以正常即位+夫妻感情好
- \*看了删掉的抚琴部分，摸了篇母子满足一下自己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5.

殷寿御臣治下有一套，本就擅长话术技巧，再加上父兄临终前的一再叮嘱，他即位时就深谙为王者说话要玄之又玄的道理。

总之就是不能轻易让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要听者自己去悟，称王二十载，文武百官都习惯了多想几折意思再回禀。

那日家宴过后，他借着质子归期的话头问了自己儿子对姬发的看法，纵然委婉了些，转弯抹角了些，隐晦了些，但他相信殷郊作为成汤子孙、他血脉的延续一定能明白话里话外的鼓励。

没错，虽然他的王后姜氏已定下东伯侯之子，但他还是支持西伯侯之子姬发作为儿子的乾元，更不必说他二人已行结合之礼——总而言之，他想听听殷郊的看法。

谁成想，他的儿子当真是一心关注朝政，分析得头头是道，却只字未提对于姬发回去完成婚约这件事，他有何看法。

“你是孤的儿子，有些事你自行决定。”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怎么自己的好大儿殷郊还不明白。他若是喜欢姬发，那为父便替他回绝了西伯侯，留下来让那小子与殷郊成为一家人；若是其他人看上的，也不在话下。

殷寿见自己儿子那真诚的眼神，默默沉了口气，难道今天就要破戒，直截了当地问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意思？

还未开口，姜王后人先到了，刚一进来，她眼睛就在父子二人身上转。



“大王同郊儿可是在聊与焕儿共剑舞之事？”

命人将食盒放下，她亲手做的蜜糕喂至殷寿嘴边，笑着道：“既然如此，便定下来吧，也好教哥哥看看他二人风姿。”

殷寿父兄临终前还嘱咐了，自己妻儿的话要多听。于是他一口咬在吃了二十年还不腻的糕点上，一边将人拉过来：

“你说的自是有道理。”

至于姬发那小子，就当是给他的考验，若是这点小事都搞不定，他还如何担得起郊儿的乾元。

6.

姬发常与家里有书信往来，在朝歌发生的事都会说上几句。

那次山洞与殷郊共度之后，他咬着笔杆犹豫了许久，还是在给兄长的信中提及了，但仅说了自己如何喜欢小太子、王上王后态度又是如何，至于旁的关于心上人的事，他一概不提。原因无他，姬发一直相信二人感情自是他俩之间的事，无论殷郊是否有意，其他人若是掺进来，那又算是怎么回事。

彼时倔强的姬发还没参透这世间的运行规律，十分不屑于来自于兄长的帮助。

伯邑考也深知自己弟弟秉性，所以他只回了四个字：一切妥当。

姬发收到信时，正忙于操练，因此未来得及拆开看，直到他与殷郊二人礼成，父兄来朝歌时，才知晓这一切。

面见大王前，父亲姬昌一直在卜卦，嘴里念叨着，缘分注定，子考运作，以致提前。而兄长就站在旁边，安静不语，一副自己知错了的模样。

姬发不解，询问才得知原来兄长假借父亲名义上奏大王，说家里定下的婚约已无法再延，恳请让姬发回西岐完成，亦或是携人来朝歌。

“哥，你胆子真大。”他悄悄塞了杯茶，让人润润喉。

“还不是为着你。”伯邑考接过，抿了一口，浅笑了一下，“我也是打听过了，其他几个伯候正巧为这事发愁，我只是凑了一笔罢了。”

自那以后，姬发有何拿不准主意的都跑去问父兄，一开始还有些羞于开口，时间久了，他脸皮倒是更加厚了。

对此，姬发有话说：送来的锦囊妙计不用白不用，都是自家人，无需客气。

7.

殷郊常觉得母亲是无所不能的。

父王早年间披挂出征，一别便是数月。年幼的他书卷读乏了吵闹着要见父亲时，母亲总会有些新奇的事情教与他。

她会用温柔的声音讲她的父兄、讲她幼时习的书、讲她一路来朝歌的风景，也会教他认盘恒在天上的苍龙与斗宿、教他听六律、五声。

从姜氏封地的舆图到夜晚的星斗，再到玄奥的音律，她总是握着自己小小的手一点点感受。

母亲对他说，要成为一个正直纯良的人。

彼时才五岁的他不懂何为正直何为纯良，问是成为父亲那样的大英雄吗。

母亲好似被逗得眼泪都出来了，她拭掉泪珠，笑着摇了摇头，说我的郊儿只要做自己就好。

她眼里时常含着一汪水。

小时候，殷郊总是会在母亲的眼睛里找自己的身影。

多数时间是因为他又病了，毫无征兆、突如其来地，只能可怜地躺在床榻上，等着一碗又一碗苦汤药。

若是自己乖乖咽下，他就能看到母亲的眼睛变成汪洋一片，里面泛着小小的自己；若是闹着不肯吃...这种情形十分少见，殷郊不愿为难母亲，也不想让那些内官一遍又一遍的煎药，所以他向来都是一口气咕咚咕咚喝掉，然后再讨个蜜饯。

好在随着年岁增长，他逐渐身体强健起来。

他也终于得见那汪水化作雾气，在某日清晨，徐徐散去。

因着从小习琴的缘故，殷郊深知功不可一日不练，初来质子旅还教人携了古琴。

可营里的训练颇为繁重，结束后，手已经累得抬不起来去摸摸琴弦。

他强撑着起身，抱琴走到门外的树下，离其他人的住处有些距离。

行了个礼后，便开始抚琴，却因实在困乏，难以静下心来，一曲南风奏得断断续续，远比不上之前的水准。

“抚琴时要静心，心若是不静，音便不正。”

殷郊抬头去看，发现站在旁的竟是本应在寝宫内歇下的母后。

“母亲！”

他本想起身行礼，可腿上还横着琴，还未等他拿起，先被握住了双手。

青色的帕巾轻轻抚了抚他手上新磨出的红印，人也微微蹙起了眉，再一开口，声音带着些哽咽：

“本该是抚琴的手，却用来执剑。”

殷郊含着笑意，认真地说道：“抚琴自然是好，但执剑也不错，那我便可以保护你了。”

后来，他也如母亲一般，教自己的孩子抚琴。

长得像另一个父亲的男孩，也同他说了这句话。

殷郊那时盘膝坐于树下，拨动琴弦，轻阖双眼，神色平和。琴声如流水潺潺，似烟波渺

渺，淡雅绵长。过往的宫人无一不驻足，却都教姬发悄悄遣散。

曲毕，男孩问父为何流泪，他笑着答，只是看到花开了。

又问，花开不是件高兴事吗。

殷郊摇了摇头，说终有不再见的那一天。

树下的花仍不知名目，是三岁那年母亲带着他移过来的。

开了一茬又一茬，见证了生、老、病、死，见证了他与姬发的半生，也将见证下一代的故事。

## Chapter End Notes

\*没说出口的话就是：妈妈我想你了呜呜呜😭

## Chapter 8

### Chapter Notes

- \*最近忙工作，爬上来速速更一篇
- \*让彪子做回好人，私设没有那么阴暗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话虽然应下了，但连着几日姬发都忙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竟找不到机会与殷郊见面独处。

不光是他，姜文焕、鄂顺、苏全孝及其余人等也为着宴请的事东奔西走。

大王不知怎的突然重用起质子旅来，今日命人去城西寻织锦铺子，昨日教他们去城外接诸侯国进献的贺礼，前日令他们去监工宫殿的修缮...总之从宫内递出的旨令一道接着一道，教人应接不暇。

以前只知朝歌之广，这几日众人才算是切身体会到何为八街九陌，他们到访之处有许多未曾耳闻，也不知王上因何想起来有这些差事要做。私下里大家议论着，战舞现下是无关紧要了，光是这些繁琐复杂的事宜就足以看出对东伯候来朝歌的重视。

更有甚者，起了些无端的猜测。

这日正午，姬发领着队回了质子旅营地，先遣了几人将寻来的布匹绸缎样子递至宫内，打算等到答复再返回城西，拢共骑马半刻钟的距离，不算太远。

他想着与殷郊若是能得一时半刻说说话也好，因此一进营，便四处搜寻那人的身影。

殷郊没找到，倒是碰到了鄂顺。

他携一队，负责宫殿修缮的监察，这会日头足，仆役做事也不上心，因此允了半刻的休憩，一行人正在营地中央高谈论阔。

“这阵仗看着倒像是我兄长娶妻时的样子。”

说话的是鄂顺的百夫长，他是南边某诸侯国的次子，听闻他父亲擅长营生，因此见识颇广。

他接着说道，“进献的贺礼我瞧了几眼，尽些些奇珍异宝，光是西境来的那些物什，我父亲都未曾见过呢。”

旁的人闻言点头，“按说宴请伯候之事，不必进礼。更不必说，我们这几日盯着修缮的宫殿，那分明是刚落成的，哪里需要添砖加瓦。”

“依我看，怕不是要亲上加亲。太子殿下也到了说亲的年纪...”

他们谈论时未避着人，姬发在旁侧也听了个大概，他与鄂顺对视了一眼，彼此心里都清楚此次宴请不单单只为东伯侯，昨日方得知鄂顺的父亲南伯侯也不日来朝。

虽未从父兄那得到任何消息，想必自己的父亲作为西伯侯也在邀请之列。

姬发眉目微沉，一时之间无法参破这次宴请的意图。若是为着与殷郊结亲的事，那何须其他几位伯侯在侧，一道旨意出去，谁敢执言反对？

如若不是为着这事，仅是宴请东伯侯，此番阵仗过于隆重了些。

还未待他想出个一二，鄂顺先开了口：“只是不知北伯侯是否会来，我们与崇应彪关系都不算亲近，怕是通不上气了。”

姬发点头，崇应彪自入营那日便如北边雪地——寒风凛冽，除却殷郊，对旁人常常冷嘲热讽，整日里也只与随他入朝歌的几人往来密切。

说是对旁人冷嘲热讽，其实崇应彪大多数时候是针对自己，仿佛抢了他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整日不拿正眼看他。

想至此，姬发突然忆起殷郊初入营时，因比旁人晚了些时日的缘故，时常受些训练的苦头，崇应彪还献殷勤地给了伤药，也因此殷郊时不时替他说些好话。

他总是过于心软，连那种浑不吝的人都能生出些可怜之情。

彼时自己提着心，怕崇应彪夺走与殷郊的情谊，屡次对这人的挑衅上钩，俩人常常打得昏天黑地，总是教小太子皱着眉上药。

后来某日，崇应彪像是被仙人点化一般，突然不再与自己争殷郊的注意，他才放下心来。

不过自那以后，他二人关系一直不算太好，但凡有比试，必会较着劲争夺第一。若是偶有失误，还会大声嘲笑一番...

思绪突被打断，原是鄂顺携队奔去城北，姬发也起身准备将方才脱下的甲冑穿上身，目光不经意扫向其余人的方向。

却不料动作突然一顿，他眉头蹙起来，直盯着对面看。

方才想到的人赫然出现在眼前。

只是不知怎的，竟是殷郊从崇应彪住处走出来，身后还跟着那十分碍眼的人。

而殷郊自然看到他了，当即眼睛亮了起来，冲他奔来，“姬发！”

半个时辰前，殷郊刚从宫内赶至营地，想要同姬发说说烦扰，自上次酒肆一别，他二人这几日都未曾见过，自己的百般想法都无处可倾。

正午时分，偌大的营地竟显得清冷起来，一个人影也逮不到。

还未寻人问姬发身在何处，便被崇应彪拦住了。

那人一贯地冷着脸，状似不耐地样子，“你浑身上下怎么一股子甜味，闻得人心烦。”

殷郊心里挂着事，回应慢了些许，崇应彪登时凑得更近些，语气颇为烦躁，但又小声道：“你汛期将至，自己不知吗？”

“不过片刻，那些乾元便回来，要是想好过，随我来房中，我给你些药。”话落，他便转身折回住处，也不管身后人是否跟了上来。

殷郊这才反应过来，面前人在说他的信香四溢，可他细细嗅了下，却未闻到那股子所谓的甜味。

不过自己一向对信香之事颇感迟钝，这方面还是多多信任旁人的经验吧，因此他应了是，跟在崇应彪的身后。

待进到屋内，崇应彪便急匆匆把葫芦状的药瓶塞入他手中，话随着一股清冽的味道铺天盖地似地砸下来。

“既然为坤泽，自己注意着些，更何况你这身份怕是不少人想要动些歪脑筋。”

他这一副神情熟悉得很，不过不是平日里杀伐果决的北伯候之子，倒像是——苦口婆心的医师。

殷郊有些头晕目眩，觉得定是自己花了眼，闭了闭眼，又睁开。

却见崇应彪仍在喋喋不休，“姜文焕怎的还不与你落印，你这味道飘得整个营里都能闻到，他就放心？这种时候还遵什么繁文缛节，先稳住汛期再说...”

前面听着还有道理，说到落印，殷郊一愣，眉心微凝，问道：“谁说表兄要与我落印？”

崇应彪眼里透着茫然，反问道：“难道不是？”

见殷郊摇了摇头，他不甚在意地挥了挥手，“左不过你自己小心些，我该去轮值了。”

姬发想问问殷郊，你怎么同崇应彪在一处待着，你二人聊些什么又做些什么，你怎么又同他亲近了起来。

再看立于他身后的崇应彪，姬发只觉口中发紧，臂膀绷得难受，若是他敢说些什么挑衅的话，自己恐难以控制气力，怕是又要打得昏天黑地。

如同地位许久未受到威胁的狼王，只要挑衅者露个头，便激得汗毛竖立，恨不得冲上去撕咬一番，使出十成十的力气将人赶出自己的所属地。

话还没出口，殷郊便行至身前，目光炯炯地看向自己，问道：“现下可有空闲？”

姬发在对上他双目的瞬间，心神微微定了下来，是了，自己同殷郊有许多话要说，而旁侧扫兴的人就当没看见罢。

虽是这么想的，但到底还是受了影响。

一开口，声音沉了两分，“嗯，我有些话想同你说。”

话还未落下，他敏锐地闻到面前坤泽的味道变了天——仿佛被鹅毛大雪盖了满身，一股冷冽的风袭来，吹得未着甲冑的他只觉寒风刺骨。

这分明是崇应彪的信香！

## Chapter End Notes

\*(激动) 终于要写到一开始立意的地方了

\*彪子和发郊的幼时二三事可能会有个小道消息...

\*因为是小甜饼，所以部分电影中的人设做了一定修改，比如爹疼爱郊、彪子也不是那么阴暗爬行...ooc预警哈！



# 小道消息

## Chapter Notes

- \*真的很喜欢写他们小时候 谁懂
- \*对正文的一些补充 & 比喻源头...从一开始就想写写他们的八年，后来觉得塞到哪处都不合适就作罢了
- \*私设彪子没那么想搞事 所以ooc预警
- \*写得很开心，希望你也阅读愉快！

8.

那不是崇应彪第一次见到殷郊。

许多年前，他尚且不能拉开弓时，四大伯候受邀去朝歌赴宴，北伯候带上了他。

得知消息时，他还有些怔愣，旁边年迈的阿嬷难得笑了，说小公子这是被大王赏识了，带着去见世面。

崇应彪一出生便被丢在这偏殿，任由他自生自灭，连宫人都不曾有。

吃食自然不少予他，只是他一母同胞的哥哥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曾有过。幸而母亲疼惜他，将身边的阿嬷派过来照顾，暗地里遣人送些玩意来，还会教身边的侍卫提点他练武。

而北伯候——他叫不出口的父亲，因着他是多余的第三子，连面都很少见到。

自记事起就习惯被忽略的他，悄悄生了丝期待，崇应彪想，他一定要好好表现，在遥远的朝歌为父亲争面。

宴会实在太过无聊，崇应彪偷偷溜了出去。

其他三位伯候的儿子都大上他几岁，尚能耐住性子端坐在那，他鲜少参加这种场合，只觉得一双腿再跪下去要不是自己的了。

索性趁着旁人不注意，跑到殿外，临走前还不忘怀里揣两块糕点，怕等下饿了。

他连北崇都不曾走遍过，更不必说这般远又这般繁华的朝歌，于是提着十二分的好奇到处乱逛。

到拐弯处，突然听见前方传来交谈声，崇应彪放缓了脚步。

听了几句，他想这应该是哪位王宫贵子在闹性子，旁边宫人正急得团团转哄人。

本想不惹人注意地走开，谁成想那位靠声音分辨不出是公子还是公主的小孩一句话就惹得他想笑。

“你骗人，我母亲才不会让我穿，这明明是女子的制式。”

宫人支支吾吾，只说确实是王后给您准备的、天冷您快披好、着寒会生病，再多的话，是一句也说不出来的。

崇应彪也回过味来，怕不是哪位小公子闹着不肯添衣，他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哪个人这么冷的时候还要看样式，北境的雪可是能冻死人的。第一次对一个人起了好奇心，于是探了探头，就是这么一眼，便教那小孩逮个正着。

他小手一伸，指着崇应彪，一双眼比头顶的月光还要亮上许多，欣喜地道：“他那样的我才穿。”

我的？

崇应彪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大氅，许多接线处都有着阿嬷的针脚，连样式都是最普通不过的。

虽不曾缺衣短食，但他连自己哥哥们吃穿用度的一半都比不上。

父亲不闻不问，母亲有心无力，是不甘过，但事情又岂是能为他心情左右？

于是崇应彪很早就学会坦然接受这一切。

眼下生在朝歌长在朝歌的小公子却说喜欢他这件堪堪能抵御风寒的旧衣，倒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琢磨不透的事。

宫人先是一惊有人立于不远处，复又行礼问好，他说您是北伯侯的次子吧。

崇应彪想说我不是，但又想起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顾不上看他的神情，宫人续说自己奉命要送小王子回寝殿，宴席上还等着自己去送物什呢，晚了怕是难以交代。

还说了些场面话，但崇应彪一概不记得了，再一回神，便是他握着软软的小手。

“你是谁？你叫什么？”

小公子眼睛又大又圆，仰头看他时就好像天上的月亮盛在眼中。

“我是北伯侯的次子。”

许是没得到他想要的答案，面前裹着裘的小孩有些犹豫，眼睑眨动的频率变快，直到他一副明白自己少说了什么的样子——

“是我失礼了，我叫殷郊。你叫什么？”

原来他就是当今王上唯一的孩子。

“我是...北伯侯的儿子。”

可答复仍不能让小王子满意，他停下脚步，抿了抿唇，一双眼睛充满了疑惑。

“你说了两遍，可还是没说你叫什么呀？”

崇应彪心里想，我叫什么重要吗，我是谁的儿子才重要。

或许连是谁的儿子都不必说。

可不知怎的，他心里的冻土好像被春风一吹，发芽了。

“我叫崇应彪。”

后来再见殷郊，便是质子旅。

初来时，好强的小太子总弄得自己一身伤，崇应彪擦拭弓箭时就在想，小时候握住的那双手也会生茧破口吗。

一想到这，他就坐不住，三天两头给殷郊送些伤药，还要破了性子，跟他说如何涂抹。

送药的晚上他总是睡得格外好，梦里没有寒风萧萧的北崇，只有一揽月辉笼罩着他。

他在北崇的日子不算太好过，也不难过，只要硬着心肠便能囫圇个地活着。

也因此习惯性疏远旁人，又赶上爱挑衅的年纪，崇应彪与质子旅的许多人处不来。

这些他都无所谓，来朝歌也不是为着与人结交。

可唯独姬发，他明明已经有关爱的父兄、富足的麦田、温暖的日光，偏要连天上月光也一并夺走。

几次三番，他送药时，就见殷郊的伤口早已被料理好，药瓶也刻着西岐二字，而姬发碍眼地站在旁边。

后来事情愈演愈烈，殷郊身旁总有姬发。

他想同对方说话，姬发便冷着脸赖在那，而殷郊又一贯是个好脾气，说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不能一起说。

一来一往，他和姬发便有了口角，后来又扭打在一处。次数多了，殷郊也就不管他们了，只会在事后拿着瓶伤药，先给姬发上药，再来找他。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直到他突然闻到自己身上夹杂着风和雪的味道，他心里的那片冻土又重新盖上了雪衣。

所幸，后来他也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一片月光。

9.

姬发出发来朝歌前，兄长伯邑考叮嘱他定要按时书信来往，好教家里放心。

他小手拍拍胸脯，应下了。

从此三天一封，一封数页，事无巨细都写于纸上，连半夜听到隔壁的苏全孝偷偷哭鼻子也要同家里人讲。

一开始，姬昌和伯邑考还会围坐一起展读，待读完后，又将信小心地拢在箱匣中。随着如雪花般飞来的信件，箱匣渐渐满了。

时间一久，信再递至桌前，伯邑考一目十行地看，而西伯侯姬昌则不紧不慢在麦田里看这一茬的收成。

都是些相同年纪的孩子，翻了天也只是今日多射中几只箭，昨日马术又得夸奖，再前日...  
嗯？

伯邑考停下了正欲添些茶水的手，眉头微微上扬，姬发——他的弟弟一改往日，突然讲起

了他的新朋友。

兄长，他好似一只羊，是你带我摸过的那种羊羔，眼睛湿湿的，手握上去软软的，身上也白白的。

但，他是主帅的儿子，大王的孩子，我觉得用羊来形容他失了威风。

可他心地确实很善良。前些日子我和北崇那小子打了一架，我自是赢了！不过也受了小伤，他拿着药来我房中，替我上药，连背上够不到的地方都好好料理了一番。

他还教我少与人起争执，我看他担心的样子，没忍心把其他人私底下说他的话告诉他。

其他人嫌他身体弱，跟不上强度，起居衣食也都与别人不一般，还要东伯候的儿子——貌似叫姜文焕的日日特殊关照，但他们胆小不敢当面说与他听，暗地里嚼舌根，教我听到，便与他们扭打一番。

奇怪的是，北崇人居然和我一起，难道他也听不得别人那样说他？

我还没说他的名字吧，他叫殷郊。

后面还写了二人每日做些何事，训练又是如何如何。伯邑考笑着摇了摇头，略微思索，便提笔回了信。

数日之后，伯邑考和姬昌正在商量储粮法子时，姬发的信送到了。

兄长！我按你说的，每日都教他多吃两碗饭，当然一开始他自是吃不下的，我哄着他吃，总之这些时日他算是壮了一些。上次握他的手腕还留有空余，这次便粗了许多，当真是个好法子！

除此之外，我还将你送我的伤药分了许多给他，他每日都要比旁人多花些时辰练习，有时候我劝他歇歇，他也不搭理我。

不过幸好我会料理伤口，之前在西岐你教我的办法我都记着呢。

现下，没有人敢背后说他坏话了，我真替他高兴。

我那日又想了想，他不是羊羔，应该是头顶的天公，每次和他待一起，我便觉得回到了和父亲、兄长待在麦田里的日子。

忘记说了，他琴奏得很好，哪日若是兄长来朝歌，你吹簾，他拨琴，可好？

伯邑考抚了抚身旁的簾，眉眼渗出些笑意，倒是有些期待合奏的那一日。

又过了些时日，随着信到来的还有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糕点。

伯邑考净手之后，捻了一块放入口中，细细品尝。

兄长，我化为乾元了。营里的其他人也都是乾元，只除了殷郊，他还未有过征兆。

这几日他为着这事有些发愁，饭也少吃了许多，我劝他，他反而说要一个人待着，让我不要找他。

不找便不找。

捱了一日后，我还是去找他了。他正在树下与姜王后合奏一曲，名目我不知，但听起来让人如沐春风。

姜王后是个顶好的人，她招我过去，说殷郊心里存着事，让我多担待他的脾性。我自然明白，可殷郊他还是不理我，自顾自地走了。

我知道他心里起急，他总想成为他父亲那样的大英雄，可我却觉得他平平安安的就好。

更何况，他已然是个十分好的储君。

还要如何更好呢？

之前我想成为质子旅最出色的，你和父亲说的是什么来着——狼群中的头狼？

现下我倒是觉得，让殷郊成为头狼才是要紧的事，我作跟在他旁边的那只就好。

对了兄长，上回我说他像天公也是不准确的，我觉得他更像那轮弯月。

有次我见他低头抹泪，眼里盛了明晃晃的光，真似一把玉弓。

但我还是觉得，他少落泪为好。我一看银盘和落珠，就心慌慌。

就到此处吧，殷郊来寻我了，还带了份糕点来，是姜王后做的，他教我给你尝尝。

我跟他说了西岐的麦饼，他眼睛亮亮的，我一定要带他回去看看。

## Chapter 10

### Chapter Notes

\*闪现！一直在忙工作TT

\*汤饼=面条 河南人爱面条设定不倒

\*私设吕公望未吞炭可以说话and本文是个小甜饼，所以一切都为了剧情服务，至于发能不能拽动郊郊就

\*不出意外下章开车(发愁)

殷郊一门心思落在要说的话上，并未注意到面前人的目光正绕着自己周身打转，尤其停在他的颈处。

“那去你房中，近些。”

说罢，他偏头看向立于身后的崇应彪，点头示意，便要向姬发平日在营里的宿处迈步。

虽是以质子身份入朝歌，父王并未苛待众位诸侯之子，倘若有意，可在城中置办宅院，以供自己或是亲眷居住。只不过平日训练起早贪黑，在营中更为方便，因此大家往往得了休沐才会去住几日。

姬发的院落选在城门附近，他去过许多回。

起初是二人贪时未归，宫门下钥，他怕惹母亲担忧，又累得不想回营，便递了口信说明日归，实则歇在那处。

后来姬发便总寻些理由邀他前来小住，最常使的还是以拿手的菜式诱他——朝歌人怎能拒绝得了汤饼。一来二去，宿在那的次数快赶得上自己在质子旅的住处了。

相反，姬发在营中的房舍，他倒是少去，不是为着别的，而是二人更爱在自己房中聚一处。母亲挂念他，找了处最为安静、宽敞的地方，也因此离得远了些。

念着等下还有旁的事情要做，省些路上的时间，还能教二人多说会话。殷郊自顾自地以为姬发也是这般想法，故未等人应好，就动了身。

然而下一刻，手腕兀地笼上来一股微凉的气息，用了些力气，硬生生截停了他的步伐。

“姬发？”殷郊不解地侧头，他有些吃痛，但未表现出来，只眉头微微提起。

被叫到的人却只是沉沉地看着他，目光专注，手劲不减。

“怎么？不愿去你房中？”殷郊被他的眼神骇到，上次见这样的姬发是何时来着——好像是他俩赌气，自己说让他不要再伴于身侧。



那回殷郊自觉理亏，俩人重归于好后，便满口应下这人的条框，允诺不再说些疏离、分开之类的话。

那眼下所谓何事？他可一字未提与姬发分开的事，按说触不到他的....

“西岐农夫，收收你的信香，熏得我想吐。”崇应彪突然开口，自身后向前走到殷郊旁侧。

现下他与姬发在殷郊一左一右，成对峙状，硬是生出些狼群抢夺地盘的意思来。

姬发仍一言不发，眉心又拧起两寸，脸色沉得可怕，一双眼从殷郊的身上滑向崇应彪，却又只盯着面前人看。

殷郊心生奇怪，这俩人已经许久没有这般僵持的样子，平日里最多也只是动动口舌，难道现在要为了信香这件小事吵起来？

他又仔细辨别了下，确是飘着淡淡的酒香，其中还混着些初雪后的清冽味，两者混在一起，竟意外地好闻。

问信香算作挑衅，那连闻都闻不得吗？

殷郊有些纳闷，余光撇到不远处安静伫立的兄弟们，想开口劝劝二人，别教人看了笑话。

“怎么，连信香都收不住？你这样算哪门子的乾元？”崇应彪也脸色不妙，欲伸手去拉殷郊，“别平白害了别人。”

他把别人二字读得格外重，像是在暗示些什么，个中意思姬发自然听懂了。

眼见崇应彪要挨到殷郊的衣袖，他攥住手腕的力气又大了些，竟直把人拽到身后，睨着眼：“别碰他。”

说完，便去看身后的人，他面上没有什么表情，却莫名让殷郊感到有些心惊。

“要去我房中？”姬发问他。

殷郊点了点头，心想方才不就在说这事。

“他也要去？”姬发又问。

“自然不是——”之后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面前人的动作搅乱了。

腕上猛地一疼，殷郊被连扯带拽地拉着走了，姬发走在前面，步伐迈得极大，直带得自己身上的玉组佩作响。

崇应彪想着殷郊早些回寝宫，服药歇息，好安生度过汛期。可谁知一出门就碰上姬发，他方才的叮嘱也被小太子抛之脑后，带着一身甜味就敢站在乾元面前。所幸自己在房中拿信香盖了他一身，好让那甜甜味不算太浓。

可这农夫的酒味难闻得很，像不要钱似的袭过来，还生出些压迫，怎么看都是对坤泽不

利。

他本想着就算打一架，也要将殷郊带离这地方，送到姜王后身边。

可若是羊儿心甘情愿将自己送入狼口，谁又能拦得住？

罢了，免得日后被怨坏了这桩姻缘，这样想着，崇应彪转身往营外走，没再跟上去。

“哼，倒是便宜那小子了。”

俩人刚到屋门口，便见吕公望在那等他们，眼睛略微垂下，艰难地开口道：“算时辰，该去城西了。”

方才三人对立的场面离得近的都看得清楚，吕公望率人去宫内送布样恰巧错过了，因此他一回营便被推过来做这等苦差事。

他不知始末，还不会看人脸色吗！

姬发现在阴沉着脸，和太子殿下不清不白地拉着手，一身信香又逼得人直想后退，分明是不想被人打扰的样子。

果不其然，他只得了一句，你们自行去吧。

吕公望也顾不上殷郊是何等境地，只知道自己离是非之地越远越好，忙不迭地应下，速速离开了。

对不住了，太子殿下。

一面想着，吕公望一面加快了脚步。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